

· 世间万象

母亲离婚

魏青锋

村子里有人给孙子过满月，父亲坐席回来，母亲正在院子里晒玉米，看到满院黄灿灿的玉米粒，父亲又想起了曾经借给姥爷的那一袋玉米。其实那袋玉米姥爷在次年秋后已经还给母亲了，只是当时父亲出门没有看到。

父亲跟踉跄踉踩着院子里摊薄的玉米粒：“你们父女俩联合起来哄我。”母亲看着满脸通红的父亲，闪身进了屋，谁知道父亲脚下的玉米粒打滑，摔了一跤，这下父亲就要娶起了酒疯，随手拿起旁边的玉米棒子、盆子等都向母亲掷去……

我放学回家，父亲刚被邻居拉走了，母亲正在清扫地上的玉米，看见母亲肿胀的脸和手上的血道子：“妈，我爸又喝酒了”。母亲把玉米粒往一堆扫，半天才悠悠地说：“你帮妈把玉米扫扫，等会我去乡上，我要跟你爸离婚！”看着母亲受伤的样子，我难受地点点头，拿起木掀给母亲帮忙，清扫成堆后用塑料布盖好，然后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母亲上了大路。

乡政府在街北头，我和母亲进了乡政府的院子，径直进了顶头的一间办公室，母亲走进门口的竹椅里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办公桌后面的人半抬起头，从镜框上翻着白眼仁瞅着母亲：“咋了，又

打锤了？”

“田书记，这次我坚决要离婚，彻底过不下去了，你看……”母亲哽咽着指着肿胀的脸。

“这成娃子！”成娃子是父亲的小名，田书记停了手头的工作，给母亲和我倒了水：“平时看着人五人六的，喝了酒就不知道姓啥了！”

田书记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，准备做记录：“这次真离呀？你想好了，娃都恁大了。”

“肯定要离”，母亲很坚定地说，“再不离，我哪天就没命了，你看这次打成啥样了。”

“还敢打人，欠收拾！”田书记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，“打人是违法的，小伙子你说是不是？”田书记看了懂懂的我一眼。

随后田书记合上笔记本，起身掀开竹门帘朝外喊：“小刘，你下去把袁所长喊上来。”

田书记给母亲续了水：“先喝水，敢打人，让派出所收拾他。”

房间突兀地静下来，像正在轰隆的机器突然断了电，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。

“真抓呀？”过了几分钟也像是过了

很长时间，母亲嗫嚅着，举起水杯放在唇边，望着田书记。

“打人，不仅要抓，还要罚款，没王法了，关他几天，看他还打人不？”田书记似乎真来了气。

隔会小刘进来回话，说袁所长出案子去了，给办公室说了，等会完了就来。

“你也是”，田书记继续说：“再喝醉了，不给开门，不给他做饭，饿他个三两天，看还厉害不？”

“哎，他胃不好，不能饿。”母亲抿了一口水，“多加一口米也费不了多少柴禾多少水，再说他自个儿又不会做饭！”“都是你惯的”，田书记的声音有点大。

正说着，食堂喊着开饭了，田书记多打了一碗菜，两个馒头给我和母亲。

我拿着馒头咬了一口，被母亲抢了过去，母亲说：“我们一人一半，这个留着给你爸吃，他一喝酒，就不吃饭，中午没吃，这啥时候了！”

田书记叹了口气，白了母亲一眼，端着碗自顾出了门，蹲在门口，边吃边跟来往的人打招呼。

只听外面有人说活话，田书记喊了声：“老袁，回来了。”

· 岁月留痕

冬日里

李永海

冬日里，树木凋零，花草枯萎。大山露出了怪石嶙峋，树木尽显脉络年轮。辽阔的大地也露出了黄土地的本色。大地沉默无语，树儿迎风和鸣，天高云淡，风儿凛冽。

大地一脸肃穆庄严，俨然一个哲学家的姿态。又像是在思考，思考如何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。也像是在思念，思念春的勃发，夏的辉煌和秋的丰收。

在春天里，种子发芽，草木葱茏，花儿芬芳，鲜花朵朵，莺歌燕舞，绿柳成荫，一片欣欣向荣的好景象。

夏天里，花团锦簇，缕缕清香。玫瑰盛开，莲花芬芳。葵花朵朵向天笑，芙蓉花儿更妩媚。鸟儿多情，花儿多娇。青山绿水，小溪潺潺。夏日景色多艳丽，草木葱茏花更香。

秋日里，大地披金，万里飘香。田间也迎来了新收成，一切生命在秋天里都将成熟。高粱沉甸甸，玉米金灿灿，棉花朵朵白。一棵棵果树上，果实累累。葡萄熟了，苹果红了，梨子黄了，核桃、大枣、橘子、石榴，瓜果飘香，大地一片喜气洋洋。

冬日里，寒风骤起，繁华落尽。一片片树叶凋零后，大树尽显出了自然本色。那条条树枝有力地伸向高空，仿佛想一直伸到云层里去。树梢在空中随风轻轻摇曳，并发出凛冽的呼啸之声，像是奏响了一首冬的交响曲。那音调，或低沉、或高昂、或细腻、或奔放，情节全在风的旋律中，和风轻轻对话，和风窃窃私语。或矜持，或含蓄，或默默点头，或含情脉脉。那份情怀，只有风懂，树自己更懂。树儿在冬日里的阳光明媚之时，又静默不语。它一定是在默想，默想夏日的风采和秋天的缤纷。

谁说冬日不如春？没有冬的沉思和冬天的酝酿，哪有春天的勃发、夏日的绚烂和秋日的缤纷与丰收。

这样说来，冬日的缓慢和冷静是为一个好的开端。冬日里，大地只是沉默片刻，当听到第一声雷鸣时，大地翻了个身，一下子便从梦中醒来。到那时，一切生命便会从黑暗中破土而出，一下子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辉煌。

· 人生百味

电热毯

王 辉

相伴几十年的妻子走了，老陈整天郁郁寡欢，茶饭不思，这个冬天，也就显得格外寒冷。这天，女儿给老陈买了一条电热毯，还特地挑了一条桔黄色的，女儿知道父亲喜欢这种颜色，因为母亲生前也喜欢这种颜色，它阳光温暖柔和。老陈很中意，晚上把它铺在床上，一摞电钮，一会儿，被窝里就暖烘烘的。女儿说：“爸，今晚你不会再冷了，希望您能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
第二天，女儿再来看父亲，发现父亲眼睛有些浮肿，正坐在桌前包装一样东西。女儿吃了一惊，问：“爸，您怎么啦？哪儿不舒服？”父亲说：“没有。昨晚一宿没睡好。”女儿说：“为什么？还冷吗？”女儿说着伸手摸了摸父亲的床被，却发现电热毯不见了。女儿问：“电热毯呢？”父亲指了指桌上的那只包裹，说：“在里面呢。”“女儿疑惑不解，问：“爸，你这是干嘛？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？您是舍不得用吗？您跟妈都俭省了一辈子，可妈说走就走了，你怎么还不开。”老陈忽然眼圈红了，说：“不是我舍不得用，这条电热毯，我睡得不安心呢。”女儿更困惑了，说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“父亲用手轻轻抚摸着桌上的包裹，眼睛里流露出无限深情，说：“昨晚我梦见你妈啦，她手脚冰凉，冷得直打哆嗦，拉着我的手说，‘她爸，我一个人住在那边又孤独又寒冷又害怕，想你就偷偷溜了出来。’我听了，心都碎了，眼泪刷地就掉下来，一把把你搂进怀里，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风驱寒。我俩紧紧相拥，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。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。不知不觉，天边出现一丝光亮。你妈说：‘天快亮了，我该走了。’我急得紧紧抱着你妈，说：‘孩子她妈，你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！’我一下惊醒了，猛地坐了起来，便再也没有合眼。我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清冷的月亮，一边想，我在人间睡在暖暖的电热毯上，还有女儿常来陪伴，可你妈却在天边忍受着孤寂、寒冷和骨肉分离的痛苦。我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心酸，越想越心里越不安。明天，就是你妈的忌日了，我打算把这条电热毯给你妈送去。”

女儿听了恍然大悟，不禁热泪盈眶，动情地喊了声：“爸——”她心里感动又愧疚：是啊，老妈为了这个家辛劳了一辈子，也恩爱了一辈子，但凡有好东西，都是一家人一起分享，绝不肯独自享用，可自己怎么没想到给妈买一条呢？

于是，她打开了父亲包裹好的电热毯，重新平整地铺在了父亲的床上。第二天，女儿又买了一条桔黄色的电热毯，放在了母亲的坟头。



行走古城中 夏明玲 摄

· 心香一瓣

路上的电话

孙志昌

平时，我们开车在路上，总会有电话打进来，可以说，大多数司机都经历过。这样的电话，有的人无奈，有的人生气，甚至有的人会因这个电话而失去宝贵的生命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路上你接到电话，有牵挂，也有理解，还有亲情与友情。

有一次，我出差一天，晚上八点，我还没到家。我正开着车，车前的灯光晃得我看不清路，电话响了，我瞄了一下电话号码是父亲的，我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其实，我也是怕父亲担心我，才接的。父亲问我到哪儿了？我说，快到家了。父亲问我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我说还行吧。父亲还要问什么，我有点着急，因为路看不清，晚上开车很不方便。我也不管父亲说什么，就一句，我开着车呢。就把电话挂了。

我到家后，洗漱完，妻子已准备好饭，我就开始吃饭，也没再给父亲打电话，我感觉已经打过了，他知道我快到家了，就行了。没想到，我刚吃完饭，电话就响了，我一一看是父亲的。我接起电话，父亲说，到家了吗？我说，到家了。父亲说，知道了，你休息吧。就把电话挂了。我拿着电话，心里自责，内疚，怎么进家门，就不知道给父亲报个平安呢？怎么就想不到父亲的那份牵挂呢？自己还能安心吃饭休息，而没有想到此时的父亲，他的内心在焦虑着，分分钟地期盼着儿子能报个平安。

后来有一次，读大学的女儿外出，我看着时间

时光荏苒，又是一年。

一年，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；但在万千家庭中，在芸芸众生中，却会发生多少或惊心动魄、或快意恩仇的故事！

这一年，抗疫救灾成为古城人生活工作的主线。春夏之交，上海疫情外溢，殃及古城。秋冬季节，河南河北疫情暴发，古城再被株连。但居民们却都很坦然，识变应变，沉着应对，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，没有恐慌，没有焦灼。防疫步入常态化，成为生活工作的组成部分。

3月初，上海疫情初现端倪时，退休在沪的妻子在一次就医时意外查出病灶，需要手术。我只好放下手头工作，紧急赶往上海陪护；5月份，母亲一天早起感觉心慌，在到街道诊所治疗时突然昏厥，血压全无。我被父亲从床上叫起，拦车把母亲送往医院急救；11月份，父亲在单位组织的例行体检时发现异常。这几人都是我的至亲至爱，他们的一笑一颦都直接连系着我的心弦。感谢上苍，吉人天相，妻子和母亲均有惊无险，平安度过最艰难的住院时光；父亲的病理异常，最后也发现不

· 凡人心事

这一年

赵 阳

过是一场虚惊。

家人平安，岁月静好。每天早晚，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饭菜，十分享受和满足，内心充满了感恩和温暖。

羁绊上海的意外收获，就是在这段时间，每天可以含饴弄孙。因为疫情，上海静默，两个孙子停课在家，其父母出门充当抗疫志愿者，我们几个正好可以“疯”在一起，无拘无束地打闹欢乐。楼下小广场，社区樱花园，都洒满了我们从口罩里溢出的笑声。

妻子病后能够下床后，我便着急回乡。头天网购高铁票，翌日一早赶到车站验票口，值班人员说需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码。快快而回做了核酸，然后就盯着手机查码，结果到第二天仍没有显示。当时上海正是疫情发展最

· 往事随想

老窖情深

刘 峰

雪天逛菜市，看到一摊摊新鲜的蔬菜，不知不觉，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口老窖，它深居在故乡的大地之下，藏着流金岁月。

那年头，每当秋收，地里的蔬菜吃不完，为了过冬，人们将它们做成干菜、腌菜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吃腻了。如果能有一种办法，能让蔬菜保鲜，随吃随取，一直吃到开春，那该多好啊！

日思夜想，大伙儿决定挖一口窖！说干就干。趁天晴，秋收后的人们，开始了选址。选来选去，大家一致看中了村中央的一片地。那里地势较高，背风向阳，土壤结实，土质干燥。即便挖深一些，也不会渗水。最为关键的一点，它就在大伙儿的眼皮底下，可防偷盗。

锣鼓喧天，彩旗招展。“挖——”，随着村长一声令下，顿时，上百把铁锹齐切下，大地随之颤。一时间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女的负责挖土，男的负责挑土，老人负责做饭，小孩就当下手。三天过后，一口深达十米的大圆坑展现在大家面前，犹如大地之眼。而村西头，一座小土山因此拔地而起。

沿着一道斜长的台阶走下去，就来到了窖底。仰头而望，发现天空变得又圆又小，如同坐井观天。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村人在壁上开凿了洞穴，一口口，让人联想起了原始人类的穴居生活。

一时间，村里像过节似的，大家一窝蜂似地奔向地里，将蔬菜收回，经挑选后，一排排晾在地窖周围。“下窖——”，随着村长又一声令下，人们欢天喜地，有条不紊，分门别类，挑着蔬菜，走下台阶，将它们整整齐齐码在四壁洞穴。

“冬曦如村酿”，金黄色的阳光，从苍穹直直泻下，透过半明半暗、半紫半蓝的光线，可以看见青青鲜鲜的蔬菜，有大白菜、卷心菜、马铃薯、白萝卜、胡萝卜、山药棍，还有红薯、芋头、生姜、洋

· 五彩地絮语

处世之用

郭华悦

为人处世，少不了“结交”二字。生活里，交有用的朋友；工作上，拉拢能帮自己一把的人；还有感情里，也需要挑选一位能偕老之伴。

那么，怎么选对的人？多数人的标准，概括起来无非就一个字：用。眼前的这个人，于己而言，是有用，还是无用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决定两人关系走向的依据。尽管对于不同的人而言，有用的含义不尽相同。但将可供选择的对象，划分为有用与无用两大阵营，继而再从有用之人中，挑选出最有用的，这就是很多人选择的过程。

平心而论，这样的“用”，倒也不见得就是功利。用有很多神，有物质的，也有精神的，以精神层面而言，能迎合对方的心理需求，一拍即合，这也是一种“用”；从物质层面来看，一个人有能力让另一个人，得到想得到的，同样也是有“用”。

可如果以“用”至上，唯“用”是图，最后的发展往往会脱离控制。在这点上，找人与制药，如出一辙，惊人地相似。结交一个人，制一种新药，都面临着“用”的抉择。

一种药，从研发到上市，过程极为漫长。这也令很多迫切等待的人，极为不解。生产一种药，有用不就行了？而有用，找几个人试一试，不就清楚了？

可过程，却没那么简单。一种新药上市之前，起码得经历好几期的实验。最少，也得有三期。表面上看，每一期的测试都大同小异，无非是从人少到人多。可其实，每一期的关注重点并不同。第一期，先关注副作用；确定副作用的程度后，第二期才关注起疗效；而最后，则是稳定性，是不是长期有效，是不是大范围有效？

葱、茺莠。它们仿佛冬眠了似的，静静地卧在那里。

“封窖——”，随着村长的再一声令下，十几根粗长的木柱横跨窖顶；待牢固后，在大木柱之间嵌入小木柱；接下来，在小木柱之间再钉上木条；最后，覆上苇箔，盖上稻草，压上土。此时人走窖上，如履平地。

因地窖深入地下，一年四季保持较低的恒温状态，储藏在地窖里的食物，能够更好地抑制其自身的呼吸，减少了有机物的分解。如此一来，储藏的时间、保鲜周期可以更长久，不易发生腐烂变质。除了蔬菜，村里还将高粱酒、地瓜酒、苞谷酒贮藏在地窖里。时间一长，地窖就有了一股淡淡的酒香味。

一夜醒来，大地一片白，下雪了！因仓里有粮、窖里有菜，即使再大的雪也不怕。整整一个冬天，村里人家，灶火红红，炊烟袅袅，一棵棵新鲜的蔬菜，被定时“请”了出来，走向餐桌。

一晃进入腊月，小年过后是大年。春节，意味着即将步入春天。这是整个冬季分菜最多的一次，当然还有酒。这天一大早，村中央人山人海，一个个呵着热气，脸上红扑扑，眼睛亮晶晶。“真新鲜呀，像刚从地里采回似的！”“不错不错，颜色一点也没变。”人们在分到蔬菜美酒后，不忘燃放鞭炮庆祝，同时在窖口贴上火红的对联：粮丰天下定，窖满人心安。横批：别有洞天。

后来，村里分田到户，这一口地窖渐渐闲置了下来。村里有了大棚菜，集市有了四季蔬，富裕起来的人们，纷纷添置了冰箱。尘烟与大雪，仍在每一年冬天气光顾这一口老窖。多少年又是多少年过后，它成了一处遗址，寂寞了下来，最后彻底荒废了。

老窖，见证了乡村岁月，藏满了人间烟火。虽然如今已空壳，却盛不完逝去的回忆、游子的乡愁……

城的大街小巷萦绕回荡，被孩子们模仿传唱。

这一年，大事多，喜事多，难事也多，我们都能立足主责主业，很快找准位置，干好我们该干的活。三伏天里，农业生产遭遇百年不遇大旱。我与伙伴们顶烈日，战酷暑，走到田间渠头，用我们的笔头和镜头，为农民兄弟呐喊和加油。我们的付出，赢得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肯定，县主要领导一年两度来到单位，对大伙儿表示慰问，送来关怀和温暖。

这一年，我们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，在新桥、寿蜀园区分别建立记者站，让想干事、能干事的记者生活在基层，“沾露珠，开天眼，逮活鱼。”

通过痛苦思索，个人的写作也基本实现题材转型，由过去的偏爱于古城生活转换为注重寿春文史。有耕耘就有收获，古城街巷里的“留犊词”，楚文化博物馆中的“楚大鼎”，屡屡见诸于《江淮文史》《淮南日报》等报刊。

应该讲，这一年，我们没有虚度年华，生活充实又有意义。期盼新的一年春暖花开。